

※研究動態※

現代新儒學在英語世界

劉述先*

西方哲學界一向漠視中國哲學，只有漢學家才對之有一點興趣，所知也有很大的侷限性。迄今為止，標準教本或參考書還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①，和六十年代出版的陳榮捷《中國哲學資料書》^②。西方的次文化則多受到禪佛、老莊、《易經》的吸引，儒家往往被視作過時的俗世倫理。遲至六十年代尾，李文遜還說，將來儒家是只有在博物館裏才能找到的東西^③。過去要在美國出一部講中國哲學的書可以說是大大不易。抗戰時期印度哲學家拉達克里希南(Sarvepalli Radhakrishnan)到重慶訪問^④，見到業師方東美教授，他問方師是否滿意英文有關中國哲學的著述，方師表示極不滿意。他就說你自己為什麼不用英文寫書呢？受到了這樣的刺激，方師在中年以後矢志以英文寫作。然而終其一生，他

本文宣讀於2004年4月2日至5日由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國際陽明學研究中心主辦之「當代儒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報告)。

* 劉述先，本所國科會研究講座。

- ① Fung Yu-lan,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2 vols., trans. Derk Bodd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53).
- ② Wing-tsit Chan, trans. & comp.,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 ③ Joseph R.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3rd vol.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8).
- ④ 拉氏曾任印度總統，一九五二年入選「現存哲學家圖書館」(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系列，長期以來是東方哲學家入選唯一的代表。直到二〇〇一年伊斯蘭哲學家納塞(Scyyed Hossein Nasr)才又入選這一系列。但卻始終沒有一個中國人入選，據主編韓六一教授(Lewis E. Hahn)解釋，乃是因為中國哲學家鮮少以英文著書的緣故，言下頗有遺憾之意。
- ⑤ Thomé H. Fang, *The Chinese View of Life* (Hong Kong: Union Press, 1957).

只在香港友聯出版了一分量很輕的介紹性書籍：《中國人的人生觀》^⑤。他在一九七七年臨終之前完成了《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Chinese Philosophy: 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的大著，一時在美國還找不到出版者，他就遽爾仙逝。後來臺灣出版他的全集，才由聯經在一九八〇年先出了他的英文論文集：《人與自然之中的創造性》^⑥，翌年這部扛鼎之作始得問世^⑦。方師的英文華麗典雅，視野宏闊，不幸與講求論證、專事分析的時代潮流不合，完全得不到應得的注意，不免令人感到遺憾。

然而這種情況到後來有了顯著的改變，而這是長年累月努力所得到的結果。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只有少數幾個華裔會員。我們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乘著美國二戰後嬰兒暴增(Baby Boom)大事擴充高等教育的有利時機，在異域得以謀求一枝之棲。我們一小撮在大學教書、兼通中西哲學、負責東方與比較哲學文化課程的中西學者，和專長在印度哲學的學者聯合起來，在六十年代尾組成了「亞洲與比較哲學會」(Society for Asian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附在美國哲學會和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開會，定期安排節目，發表論文，吸收會員，互相攻錯。這樣的努力果然收到了成效，短短幾年之間頗引發了有關亞洲與比較哲學的關注與興趣。很快我們的節目已無法應付論文發表的需要。於是到七十年代初，我們又另組中國哲學會(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後來繼續擴充，又冠上「國際」(International)的稱號。同時夏威夷大學在《東西哲學》(*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季刊之外，又支持成中英創辦《中國哲學》(*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季刊。我忝為編輯顧問，也發表了不少文章，如今不覺已滿三十周年。二〇〇三年九月／十二月出版的紀念專刊邀請大家撰稿、獻辭。黃勇，新的《道：比較哲學》(*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的主編，獻辭說：「今天，大概再沒有任何人會懷疑有所謂『中國哲學』，但三十年前並非如此。大概也沒有人會懷疑，對中國傳統觀感根本改變的一個因素是《中國哲學》出版了三十年。」^⑧由此可見，

⑤ Thomé H. Fang, *Creativity in Man and Nature* (Taipei: Linking Pub. Co., 1980).

⑥ Thomé H. Fang, *Chinese Philosophy: Its Spirit and Its Development* (Taipei: Linking Pub. Co., 1981).

⑧ Yong Huang, "Congratulatory Remark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30.3-4 (Sept. & Dec. 2003): 565。中文為筆者所譯。

六、七十年代以來的努力，筆路藍縷的開墾是功不可沒的。在異域奮鬥，面臨許多困難與挫折，此中艱苦頗不足為沒有親身經歷的人道。中國固然有光輝的傳統，但不通過創造性的闡釋，就不能與現代文明接軌。而無可諱言的是，當前世界的主流是由西方主宰，則現代新儒學必須打入英語世界，也就成為了無可避免的趨勢。

進入新的世紀和新的千禧，明顯地有了一些突破的跡象。白安理 (Umberto Bresciani) 率先在臺北出版他全面介紹新儒學運動，篇幅長達六百五十頁的新書^⑨。白安理是一位義大利學者，在美國留過學，最特別的是，他在臺大中文系亦得到博士學位，論文寫章學誠。二十年來，他一方面做文化交流的事業，另一方面勤蒐有關現代新儒家的資料，終於完成了這一部先驅 (pioneer) 之作，委實難能可貴。我應邀為這書寫了序。全書共分十六章，第一章簡史，並附三代傳承系譜表。第二章基本信念。由第三章至第十三章分論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唐君毅、徐復觀、牟宗三。第十四章論第三代新儒家，包括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的分論。第十五章論大陸的新儒學運動。第十六章結論。並附詞彙和書目。可惜的是，此書校對不佳，令人遺憾。但它提供了一個統觀，引起了注意，美國宗教會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曾組織論壇，討論此書，以及它所介紹的新儒學運動。

二〇〇三年尤其有更明顯的進一步突破的徵兆。首先是英文的《中國百科全書》的出版^⑩。這書的主編是柯雄文教授，我自己也忝為編輯顧問。由籌備到出版耗時十載，作者群包括年高德劭的倪文遜 (David S. Nivison) 以及中青年學者，頗足以反映當前西方對於中國哲學研究的水平。書的內容三分之二是儒家，光「儒家」 (Confucianism) 就有二十個條目。這部百科全書的特點在於有許多長條目，字數可以超過五千字，頗可以暢所欲言。我自己分配到六個條目：“Sheng: Life or Creativity” (生)，“Liyi fenshu (Li-i fen-shu): Principle and Manifestations”

^⑨ Umberto Bresciani, *Reinventing Confucianism: The New Confucian Movement* (Taipei: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 Studies, 2001).

^⑩ Antonio S. Cua, ed.,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3)。Routledge 還出版了英文《儒家百科全書》的兩卷本，Xinzhong Yao, ed., *Routledge Curzon Encyclopedia of Confucianism*, 2 vol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內容更新，有「杜維明」、「劉述先」、「成中英」的條目。但這部百科全書比較像辭典，故不多贅。

(理一分殊)，“*Li: Principle, Pattern, Reason*” (理)，“*Mou Zongsan (Mou Tsung-san, 牟宗三)*”，“*Xiong Shili (Hsiung Shih-li, 熊十力)*”，“*Zhu Xi (Chu Hsi, 朱熹)*”。後面的四條是長條目。大家可以注意到，這書用拼音系統，但也附Wade-Giles，以利讀者。翻譯多義也都兼容並蓄，我撰寫的「理」就是一例。我用唐君毅先生的說法，在內文討論了理之六義，「文理」、「名理」、「空理」、「性理」、「事理」、「物理」，然後又用牟宗三先生的說法加以修訂，將「玄理」代替了「文理」。雄文非常欣賞這一條目，在書還沒出版以前就已經加以引用。而我寫朱熹的條目，對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已經有了相當清楚的交代。但書中還有“*Zhu Xi (Chu Hsi): Rivals and Followers*” (朱熹：論敵與徒從)的條文，由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執筆，又是一個長條目，由他的專長暢論朱子對周邊激起的反響與對門徒以及後學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當然書中的條目在素質上還是有參差不齊的現象，也還免不了有一些錯字。但首度有英文的中國哲學百科全書出版，填補了以往的缺漏，不能不說是個突破。而此書甫出版，就被《選擇》(*Choice*) (圖書館系統出的雜誌)譽為年度傑出的出版物之一，可謂功不唐捐，令人感到欣慰。

也就在同一年，由梅約翰(John Makeham)主編的《新儒家》論文集由麥克米倫出版^①。梅約翰執教於澳洲的亞德來德大學(Adelaide University)，是聲譽卓著的漢學家，曾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漢代徐幹《中論》一書，最近則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論語解》一書^②。他深信現代新儒家不應繼續在西方受到漠視，乃組織澳洲與香港學者撰寫了一部論文集，對這一有活力的思潮作出批評性的檢討。全書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他本人撰寫的兩篇文章，回顧這一思潮的形成，與新道統建構的經過。第二部分兩篇文章分別檢視大陸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流行的文化熱與國學熱，以及李澤厚的新儒學。第三部分的兩篇文章分論牟宗三與馮友蘭。第四部分則分論梁漱溟與熊十力。這部書的特色在明白指出，由歷史的回溯可以看

① John Makcham, ed., *New Confucianism: A Critical Examin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② Xu Gan, *Balanced Discourses*, trans. John Makeha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hn Makcham, *Transmitters and Creators: Chinese Commentators and Commentaries on the Analec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到，過去並沒有當代新儒家的學派。一直要到一九八六年大陸把「現代新儒學」定為為期十年的國家重點研究項目。許多學者參與研究工作，經過廣泛的討論和辯論，這才倒溯回去，建構了當代新儒家學派。由第一代的梁漱溟、熊十力，第二代的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到第三代的杜維明、劉述先。梅約翰的一個非常特別的論點是，狹義的當代新儒家的儒學是由熊十力、牟宗三到劉述先，杜維明是另一個可能的選擇^⑬。有趣的是他雖然明知我是方東美的弟子，牟只是父執，和我並沒有師承關係，但他仍堅持我是一個例外。他也坦承主持「現代新儒學」計劃的方克立曾明言，杜維明是在海外和大陸推展新儒學最力的一個人。其實這是不爭的事實，要不是通過維明的努力，新儒學那有可能像今天這樣，由大陸到海外，成為眾所矚目的顯學！

梅約翰並非沒有他的理由，他的基本論點是，維明似乎喜歡講工業東亞和四小龍，而我喜歡講精神的儒家，更直接地繼承了熊十力、牟宗三尊德性的傳統^⑭。但他這樣的解釋不免失之於片面。維明仍然講希賢希聖，他是由當代新儒家接上王陽明、劉宗周的傳統。但他風塵僕僕地在世界各地宣揚儒教，根本沒有時間靜下來寫學術性的專著。所幸復旦大學的東方朔到哈佛燕京訪問一年(1998-1999)，做了維明的訪談錄，由劉宗周講到儒家文化的未來，這才讓我們看到維明的另一面相^⑮。反過來，我自少年以來就感覺到現代的脈絡下講成聖成賢並沒有多大意義，做人則是每一個個體無可避免的責任。現代人的專業日益分殊，現代新儒家多是學院中的學者，因此我同意余英時的觀察，現時有由「尊德性」轉往「道問學」的傾向^⑯。當代新儒家的踐履是取「曲通」的方式，首先是作為聖學的研究者，然後兼有文化批評的知識分子的身分。我一生緊守自己學術的崗位，以中英文著述不輟，與維明之熱心在各地宣教，

^⑬ Makcham, *New Confucianism*, p. 41.

^⑭ Tu Wei-ming, 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論集中收了我的文章，對新儒家有全面的報導與觀察，Liu Shu-hsien, "Confucian Ideals and the Real World: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Thought," pp. 92-111, 358-360。

^⑮ 東方朔、杜維明著：《杜維明專題訪談錄——宗周哲學之精神與儒家文化之未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⑯ 對於這一問題的深入討論，參拙作：〈對於當代新儒家的超越內省〉，現收入拙著：《當代中國哲學論：問題篇》（River Edge, N.J.: 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6年），頁1-67。

恰好有互相補足的作用。一九九八年，我的英文書：《先秦與宋明儒學的理解》在美國出版^{①⑦}。一九九九年我由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回臺灣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做研究。沒有了教學和行政的負擔，順利完成了前書的續集：《當代新儒家哲學要義》，已於二〇〇三年底由同一公司出版^{①⑧}。我這兩本書是英語世界中第一次由新儒家視域對於儒家哲學的三個大時代：先秦、宋明、當代的完整論述，甚至比我的中文著述還更有系統性。

這部新著共分八章。第一章申論由晚明到清代發生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挑戰了馮友蘭以清初思想為道學之延續的說法。第二章論現代新儒學興起的背景和原委。正在五四反孔熱潮的同時，梁漱溟提出了他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反省，而成為了當代新儒學的先驅。書中試圖解答了何以鳳凰在劫灰中復活的疑問，並綜合各家之說，提出了一個三代四群的架構：

第一代第一群：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張君勱

第二群：馮友蘭、賀麟、錢穆、方東美

第二代第三群：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

第三代第四群：余英時、劉述先、成中英、杜維明

還討論了新儒學於一九二〇、一九四〇、一九六〇、一九八〇四波的發展，作了簡要的現象學的描繪。由於我的重點放在哲學，接著有馮友蘭、熊十力、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的分論。第八章論第三代新儒家的國際面相。我們這個世代不像上一個世代正當存亡繼傾之際，乃力反時流而竭力尋求彰顯儒家的常道和正統的性格。我們生當亂世，卻僥倖在相對來說平靜的校園內渡過一生。先到外國留學，受到正規的學術訓練，而後因為機緣湊合，在異域謀求一枝之棲，大半生渡過一個學者的生涯。在現代西方多元文化的脈絡之下，正如杜維明所說的，無需證明儒家邁越群倫，只需提出足夠的論據確認儒家為有源頭活水的精神傳統之一，與其他傳統交流互濟，就已經足夠了。而且由現代進入後現代，不像近代西方啓蒙心態之二元分裂、戡天役物，儒家傳統秉持生生而和諧的理念，反而有其優勝性。如今世界已演

^{①⑦} Shu-hsien Liu, *Understanding Confucian Philosophy: Classical and Sung-Ming* (Westport, Conn. & London: Greenwood Press [hard cover] and Praeger Publishers [paperback], 1998).

^{①⑧} Shu-hsien Liu, *Essentials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Philosophy* (Westport, Conn. &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變成爲一個狹小的地球村，要人與自己，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天和諧相處，儒家實有豐富的資源，可以加以轉化以爲我用。我自己就積極參與全球倫理的推動，亟望未來世界不要陷入毀滅的命運¹⁹。

二〇〇四年還在往同一方向努力邁進。首先可以一提的是Crossroads的精神百科全書(spiritual encyclopedia)系列，由杜維明主編的《儒家》(Confucianism)一卷曾因故停擺，如今又由敗部復活，廣邀名家如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等分認專題撰文，合輯成書。我也應邀撰文論〈當代新儒家哲學〉(“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 Philosophy”)，最近才讀過清樣，看來這書在今暑即可出版，出版以後應該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同時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由我和李明輝共同主持的「當代儒學主題研究計劃」，現在也已進入了走向國際的階段。由一九九三年起，我們已完成了三個三年計劃，如今已開始做第四個三年計劃²⁰。二〇〇三年一月我們開了「現代儒學與西方文化」(Contemporary Confucianism and Western Culture)的國際會議，總共宣讀了二十一篇論文，其中有七篇是英文的。裏面包括了名家如Lee Yearley, Bryan Van Norden, Adrian Hsia (夏瑞春), Heiner Roetz, Edward Wang (王晴佳), Leonard Swidler，以及我自己的文章。我們決定出一本英文的集子，但分量還不足夠。於是我們另邀波士頓儒家的兩位代表人物：Robert Neville (南樂山)、John Berthrong (白詩朗) 以及兩位猶太學者撰文，總共十一篇文章，編成一個專集，由我、白詩朗和史威德勒(Swidler)做編者，篇首加上史威德勒對現代新儒學的簡介。我們打算先在他主編的《萬國研究學報》(Journal of Ecumenical Studies)出一專輯，同時接洽其他出版公司經篩選後印成專書。此書並無統一的宗旨乃至格式，但撰文者咸信儒家思想在當前有其意義與重要性，應該通過對話、交流互濟的方式，闡發其理論與實踐的涵義。湊巧今年陰曆時值甲申，是個猴年。猴性好動，我們趁著這個時機動一動，把書在今年出版，進一步開拓哲學的疆域，向一些成說作出挑戰，打開未來的新契機。

¹⁹ 參拙著：《全球倫理與宗教對話》(臺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

²⁰ 這四個三年計劃的主題爲：「當代儒家對時代問題的回應」(1993-1996)，「儒家思想在近代東亞的發展及其現代意義」(1996-1999)，「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之互動與比較」(1999-2003)，「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2003-2005)。